

七(小說) 賀揚盛
 七星有人類居住 林徽年
 話不毀，執為文章 自署號黃者
 國民政府獨立 董時進
 國民政府形勢之變 張民權

京報副刊

第三一六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日

三分索取，信寄北大歌謠研究會
 語社，國語週刊社均可。

歌謠

編輯部

總發行處

1. 北京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2. 北京大石作三十二號換社
 出版經理部

中國的前途

六 有 聯

前天到街上，在一個胡同口上，看見一個很奇怪的用一根柱插在地上上面用白紙裱着的牌，白紙上還寫着：此牆危險，行人注意。我一看，果不其然：牆已裂開一尺多寬的破縫，而且這用三根小柱支持着。我想，這牆的主人，必定是個很慈善的人，恐怕他自己的牆倒了，壓死行人，故用牌子高高地懸示着。古人說：知命者，不立於危墻之下。這一來，就連不知命的，都沒有危險，真是禮義之邦的遺風。但我一打聽，這房子並沒有什麼主人翁，裏邊不過是些小能動的泥像，此外就是什麼隊的稽查隊。於是我才了解這是一座神廟，而在廟外插牌坊者，是最高機關所派來的巡警。馬上我增長了恐懼的寒心！因為那個在旁人行來不要緊的牌子，我覺得是中國國民精神的象徵。

混亂了十四年的中國的政局，有個什麼結果？所謂國民者，對於國家大事過問過沒有？軍閥們三月一次的遊戲般的戰爭，政客們天天

搞亂的政局，有一個是為國為民嗎？教育家在講台說：是惡也不妨，便做去，只要是自己生命力量邊燃燒出來的東西。然而，中國人根本的生命力量邊燃燒不出火來，所以事事敷衍，妥協，調和，用了那似乎怎樣而不怎樣的氣氛，來應付社會上一切事情，則淺薄，卑鄙，不徹底，豈不就是敷衍，妥協，調和的結果嗎？然而一方面又因為我們有着歷來的遺傳，於是結果便做了原因，一代不如一代的流傳到現在。所以教育家雖然敢在總長面前發議論，却不敢把議論發表出來；學生們雖敢在廣場中演說，而却不敢見警察。自然爭地盤的軍閥，弄位爵的政客，更說不到激烈地，徹底地做事了。隨便舉出個例來：

去年國民軍起義，打倒了直系，趕出了溥儀，那時倘能殺掉溥儀，毀滅了敵人，則庶幾為現任也不至於東奔西跑的再謀復辟的勾當，而報國的戰爭也總可以減少一點了，但中國人根本上總沒有燃燒起生命力的火來的力量，所以作出事來，總是淺薄，不徹底，像歐戰那樣

的殘酷，激烈，直把德國逼到一團不復起的樣子，中國的軍閥是不能的。像現在新開火的江浙，還不都是為了先前的調和，妥協的結果嗎？

在旁人看來，彷彿這是事實上能辦與否的問題，然而，那根本沒有強烈的生命力，不是說不會做到極端嗎？即如溝沿的邊牆倒了，則代替的是些小土堆。房屋頂上破了，則適宜的是些泥土。這也能說是事實上辦不到麼？就因為根本沒有着基礎，所以事事都是敷衍下去。從前我聽說商界有看開門面的生意，就是形式地方都闊綽，而裡邊却沒有真正的貨物，就專拿門面來騙人。自然講到狹小處，這是商業道德的問題。但是慣會在外表敷衍的中國人，不是事事都透不出這個例嗎？開當舖的，雖然時時在裏面撥着算盤，計畫怎樣能割去貧人

中國的前途(六) 有 聯
 反應(五) 長 虹
 我錯了(短劇)(一) 尚 鏡
 故鄉的印象(上) 胡自桂
 小小的梵亞林 昕 初
 懷哀永年 墨 卿
 毋我自己的畫 孫 蘭

的血肉，但外面是必須掛着裕國便民的招牌的，當大學教授的，到處奔走活動，甚至三四個月不進學門兒的，然而，什麼學校的教授或主任的頭銜，總是時時存任的。自然當學生的繳進學費，掛上空名，一年四季不上課，更是不希奇的事了。

我們天天喊着「改造」，「改造」，喊到現在倒沒有一點變動者，不是就因為有着這「敷衍性成」的厚皮麼？自然在這「敷衍性成」以外，我們若繼續的分端觀察，是知道還有不少的復雜原因。不是中國人專事敷衍，雖沒有另外的復雜原因，不是也就辦不成事麼？

在這種我及起一個極端的例來。轟動了全世界的才布發現新大陸的事，知道的人當然是很多的，但當他漂浮於不見邊際的海上，隨着沒有一個不想把他投到海內，而轉船回國。在此時，哥倫布的目的，是怎樣的渺茫而危險呀，既望不着自己想尋找的大陸，而又生命有危險。我若若果敷衍性的中國人，則哥倫布早已轉船回國了，然而哥倫布終於達到了目的，給世界史上開了新紀元。不也有若果本原因麼？這是紀元千四百九十二年的事。

因此，還有一個相類的例，就是亞伯拉罕林日釋放黑奴的事。當林日初就總統後，爲了他，釋放黑奴的宣言。脫離聯邦而獨立者，

已有數十處之多。於是他便借了統一爲名，血戰了數年。其中雖受了不少的困難和惆悵。然而終於能釋放黑奴，給人類文明史上消去汗點，不也是和哥倫布一樣，受了自己強烈的生命力的火焰燃燒，才能終成其事麼？

正惟其人從生命力量中冒出汗，所以事認真，徹底，極端。俄羅斯之迅速的進步，所以有現在情形者，不都是從認真，徹底，極端得來的麼？

然而，哥倫布和林日那樣的人物，中國有嗎？再退一步講，不要說是功名蓋世的哥倫布和林日，即使有個野心家拿破崙或威廉，中國不是早已不至於成爲現在的中國了麼？

反應

長虹

五

什麼是文字生涯？這是一句很難回答的問題。

白紙上畫上黑的條紋，用一分郵票寄了去，過幾天，在一張報紙上剪下來粘在另一張白紙上，積久之後，又印成一個本子。這便是文字生涯嗎？

事情有時候是不說說明白一些，因爲至少還不至於有太多的不明白。寫在紙上，反如越

引出自己的和別人的糊塗。寫一千字的文章，所起的誤會常有十萬字也不過辨別目的，這便是文字生涯嗎？

我要寫，故我寫，這是可以說的。但是，我要寫，故我寫，便不足爲了。實際上，我要毀人，故我寫，無論我如何自信只是寫自己的意思，但在那不能同意於那些的人們，只以爲那是完全爲毀毀他們而寫的。這便是文字生涯嗎？

人有想的自由，因爲別人不能知道我所想的是什麼。一寫到紙上，被別人看見，自由便失却了。有人會以爲你在誣毀他，或將你在奉做他。這便是文字生涯嗎？

人們不去看文字的意思，而只看文字的派別。其實派別是不容易說定的，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派別，一篇文章有一篇文章的派別。但人們只知道紅之不問於綠，而不知道紅之所以爲紅。這便是文字生涯嗎？

做文章實在太沒有意義，總又不時要去寫，寫時覺着無聊，寫過後仍覺着無聊。這便是文字生涯嗎？

你想賣稿嗎，請準備着餓一半肚子！這便是文字生涯嗎？

別的話，現在簡直說不盡。磨刀只不過切菜而已，現在是這樣。

洪 水

告青年

(十一月一日出版)

秋意(隨筆)

赤黑一國的暴風

水 天

雲 風

谷 田

通信處
上海二
民路二
九*同
全平報
費五小

沉鐘週刊第三期目錄

一瞬間的黃昏

林如祺

悲多汝傳(正文)

楊海譯

國魂

十月三十日出版目錄如下：

新華門畔
許孫文主義與國家主義

周倫編

洛桑輝 登明
費每份連郵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總發行所北京東城北新書局

秋心(小說)
王統照 著
費每份本京八枚，外埠三分。郵寄一元
三十期
通訊處：北京二龍口後胡同十六號。
總發行所：北京中國大學出版部

孫中山，許特與我希特
通訊處：北大第一附屬醫院
費每份本京銀元四枚外埠郵費二角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我不高興寫文字，我現在在寫文字——生活便是這樣。

世間的陷阱真是太多了，一個人隨便走路，都會掉在陷阱裡邊。你走到什麼地方，會看不見「太公在此」呢？我嗎？我老早就知道而且決定了在陷阱中生活的了。所以陷阱的增多，在我倒成爲享樂的需要。

什麼是勝利呢？當我的探囊囊中裝滿了失敗的時候，我是如何勝利啊！

當我收穫到多量的痛苦而疲倦到睡眠的時候，我是如何享樂啊！

我爲什麼要討厭蚊子的叫呢？蚊子生來便只會那樣叫的，對自己何嘗會想出較好的辦法？雖然叫得討厭，使空氣都會被討厭化了，然空氣不又本來便只是個空氣嗎？天地間有蚊子，一錯就錯到底，天地本來便只是這樣個天地！

一面是幾個到處面的人，一面是無窮的陷阱，兩者組合而成爲完美的世界！讓我祝福這世界吧，一朵美麗的花，上面畫的是紅的條紋！

我每天嘆着要離北京，但我直覺現，還沒有離了北京。如我到車站去，

的朋友。

爲什麼人們都以驚奇的眼光看我們呢？這只是因爲我們沒有像他們那樣死人的規矩嗎？一句話出去，應該在空中震動到多麼大的圈子？走路時足應該拍幾寸高，應該一步邁多麼遠？可惜古人們沒有科學的知識，所以書記一類的書做得太簡單，使我們欲從而無所適從。

車站上也一樣，因爲他們是一樣的人。我的朋友們走了，我所想說的話一句也沒有同他們說，我只是同他們搗亂。此後送朋友時，我不應該再喝酒了。

一個要奔波去，一個却要去隱居。然奔波是有的，隱居我却有點懷疑。

「世界不只是一個嗎？」我會以此質問過隱居者。

「一顆心可以分開好多樣子！」隱居者對我說。

如我們的話都對時，誰能去去隱居呢？其實，連心都是假的。人類沒有心。好多樣子只是好多的反應。誰能去去隱居呢？兩個朋友都奔波去了。我送他們行，我何時能送我自己行呢？

但我到黃浦江上時，我的朋友又鬆放洋了。我 仍在進行者嗎？

我錯了

尙 斌

(獨幕短劇)

地址：北京，林竟存的客廳。

時間：春二月。

人物：林竟存，年二十歲，著學生服。

孫仲錦，林之學友，年二十四歲，著中國服。

鏡波和鮮，林之學友，年二十二歲，面色清秀，精神活潑，著銀灰色僧衣。

余景蘭，林之愛人，年十九，面色沮喪，著女學生服。

周慕琴，余之學友，年十六，精神活潑的幼小女學生。

張伯華，林，余之友，著學生服。

僕人 (一)

佈境：傍晚的斜陽，從玻璃窗上射入屋中的地板上，映得滿屋金黃。屋中間的一個鋪着花毯的小圓桌上，放着一對帶盤的茶杯(林，孫兩面各一瓶，瓶旁放着一疊報紙。屋左邊門一，道院中。

幕開時孫在桌旁睡椅上靜報。林坐在孫的搖椅上，左手拿着一面

不大的鏡，右手在臉上摸弄着。隨即忽然心有所動似的將拿鏡子的手放在膝上，向孫笑着說。

林 仲哥，你看我這幾天比從前瘦了麼？

孫 (放下鏡，轉臉向林微笑着) 沒有，沒有瘦。我覺得你比從前還胖了些呢。

林 (臉上呈出不相信的笑容，又將鏡子拿起了看，) 比從前還胖了些？不能吧！

孫 (笑容慢慢兒在臉上浮出，) 真的，我覺得你比從前還胖了些。

林 (無意識的，) 爲什麼？

孫 (笑，) 那我知道「爲什麼？」(稍停，心有所觸的。) 大約總是爲你的家庭的幸福，過年又吃好的，在這樣的安樂窩裏，還會長不胖呀？

林 (又放下鏡子，臉上笑容漸減，) 「家庭幸福？」(稍停，) 「家庭幸福」與我何干呢？

孫 (笑，) 家庭幸福與你何干，家庭是人組織的，沒有幸福的人這能有幸福的家庭嗎？

林 (遲疑地凄切地笑，) 我的幸福在那裏呢？

孫 「在那裏？」家庭又小，伯母又愛你，自己一個在家裡說什麼就是什麼，要怎樣就

是怎樣，儼然就是一個小皇帝，這還不算幸福嗎？假若你要像我這樣——大家人口，在家中勤儉得符的樣子，那你也該怎樣呢？

林 要能比上了你……我又好了呢？

孫 (警感然，) 爲什麼？

林 人只要精神上安穩，家庭不好又有什麼要緊呢？

孫 (遲疑，) 你的精神上還說不安慰嗎？我的精神上的安穩在那裡？(稍停，臉上漸現憤恨色，) 唉！假若不是看着我母親這大年紀……

林 (插話，) 假若不看伯母這大年紀，你怎樣？

孫 (憤恨地，) 假若不是看着我母親年紀，沒人抬扶可憐，我真不願再在這個世界上多麻煩了。

林 想怎樣？

孫 (眼着牆壁掛的一張照片，) 現在我實在活夠了，真正感覺着人生的沒有意思。稍停，) 可是又恨我沒有勇氣去學紹哥……

林 (笑，) 學他幹什麼？……你也想去投河？

孫 可不是，現在我實在想着像紹哥那樣，安安然然地躺着，溫和地，平靜地，耳朵不

聽一切不平的聲音了。眼睛也不看一切不平的事情了，靜默地任柔波飄蕩，真正是人世沒有的幸福。就是離開了他的母親朋友，的確落得個心地永久怡然……(稍停，) 唉！可恨我沒有勇氣……

林 (插話，微笑着，) 夠了，沒有勇氣，說這些無病呻吟的話，又有什麼用處？

孫 (聲音轉低，) 是的，說這些是沒有意思，可是現在我決定想學他……

林 那個他？

孫 錢波。

林 (談笑着阻林的話，) 發迷喇？當和尙。

孫 (鎮靜的，) 唉，實在呀！我已經打算好了。

林 打算什麼好了？

孫 (悽然，) 仲哥，你就不知近來我心中多麼難過。死，我不知怎樣死的好；不死，我又覺着我實在難以生活下去。因此，我想最好的法子，便是從現在就離開，改變我現實的環境。不然，我會被這難過壓死。所以我想出家，昨日鏡波來這裏時，我已請他去和他的老和尚商議，——收我做個徒弟。

林 唉！我問你，你心中要是真難過，去難說當和尙就不難過了嗎？

孫

(十月十八日出版)

時事短評

時局一瞥

「滿地風雨近重陽」

(青田)

(青莊)

狂種兩

1 閃光

長虹作的短詩一百四十五首。已出版。定價五分。

2 狂種

不定期刊第一期 已付印。目錄列下
 在死人之側 (散文)
 文化之擴展與墜進 (論文)
 燕窩 (散文)
 生錢 (散文)

歡迎廣東外交代表團
 本社參加北京國民外交代表團之

赤北

本報每週星期日出版本京零售每份
銀元四枚外埠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
元郵費行所北京法大軍運報社。

的版

春之消息
丁大王(小說)
五天(雜記)
生的運動(小說)
通信處北京沙灘銀閣十三號王
代售處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價目：零售每份銀元四枚，郵寄二分，(歡迎
長期訂閱一元寄足五十期郵費代價不折不扣)

林 唉！不是那樣說。因為我現在處在這個難
過的環境裡，所以才難過。我假若我能從
這個難過的環境中跳出去，我想我的難過
一定會好一點。所以我才決定走這條路。
(未完)

故鄉的印象

胡自桂

我大約是前年八月間別了故鄉吧？到現在
也不過兩年多，而對於故鄉的種種印象，却已
經有點模糊了；現在只有零斷片的，苦於不
能全忘却的，而這不能全忘却的，有時引起我
或到生活的單調，而在這單調中却也可以感受
一種空虛的欣慰。

大約在民國九年的五月間罷，那時候，城
裡正在做保安戲，因為一年一度，所以近城的
村莊裏的婦女們，都是要來燒香的，因此也很
熱鬧，一天，我們一夥小朋友也來湊熱鬧了，
其中只有我對於戲文完全不懂，其餘都是能痛
背水滸三國之類的，但是要以灶生和觀福為最
。他們總是互相的說着，這是諸葛亮出來了，
我於是瞪着眼睛，看那諸葛亮究竟又要出什麼
計策了，我雖然不曾看過三國，但聽着人們
說過。不一會，一個儒士的樣子的人也慢慢的
走了出來，他們於是又說了，這是劉備阿！
阿呀！你們劉家的，都是無用的東西！觀福

這樣和其貴說着。其貴似乎紅臉了，說，「這
算什麼！已經過去的！……只要我比你好就算了
，——不相信，我踢你一脚，就要叫你朝天哪
！」他們竟要動手了，幸有我和灶生的解釋，
才回復以前的樣子，仍舊批評戲台上的人物，
他們非常的出神，幾乎不知道戲台上的老旦、
小生，大花之類是他人所打扮的了。

我們固然不知道什麼藝術不藝術，但看戲
的出神，都要比別人高，我們常常藉着矮小的
身材，好像有爬到樹上或牆上去看的權利似的
，所以我們每每總是爬上去，溜了下來，又爬
上去，直到我們大家都上去了才為止。而我爬
上去的目的，不是在看戲，而在看那黑油油的
頭在台下撥動，這撥動是特別有趣，我們只稍
微注意一下，便要發笑，有時，我去拾些吃過
的甘蔗渣和棧，留下來，我知道，看客們看完
了正本之戲，總是要鬧雜戲，而又必定要看客
們自由點做，看客們喜歡的，他們就非做不可
，但在那時候，所請高相的看客，是已經走了
，沒有走的，就是流氓之類了，所以他們鬧出
來的雜戲，是很卑陋的，絲毫沒有意思的。大
概總是石秀殺嫂哪，之類的東西，在他們看得
有味時候，我於是圍到牆頭上的樹葉縫裏拋
出那些甘蔗根的許多東西出來，他們看了神
往的模樣，給我的許多東西驚動了，有的因為

給我打痛了，伸了頭，四面一看，只見「入
娘的」遠遠的送到我的耳側，但他們立刻又暗
着眼睛回到台上去。

灶生們總是一副一餉的評判，我因為不懂
得看戲，所以只尋我的有處去了，我照例的做
了幾回，看着黑油油的頭被我所驚動，我不由
的發笑了，但不久他們也看破我的秘密，大隊
的趕了上來，於是鼠也似的竄去了，耳朵裡聽
着「阿」的一聲，知道灶生們也都走了。

在這鼠也似的走着的時候，我們不知怎的
又合在一處了，「明天怎樣說哪，對先生？」
我對灶生說。「說是我們昨天看戲好了，我們
又不是常常看戲的，不過今天還有這許多的時
光，怎樣把他消過去呢？」我們于是每人出
了幾角錢，一直跑到城外去，雇了一隻小小的
扁舟，我們都站了下去，舟子捏着漿，慢慢的
從蘆葦的上面渡到橋下去，我們從這邊的橋拱
看出，蜂擁的獨立，和河岸上的垂柳夾着鮮豔
的桃花在空中飄動，在幽靜的水裡看着他們的
影子，尤覺悅人心目；女人們在田間工作着，
有的唱着孟姜女萬里尋夫的小曲，習習的清風
，送來潤潤的歌。

我們的船也就在此停下了，在這清歌和桃
柳裡，我沉醉了。我挺直了脚，斜斜的躺在狹
小的船裏，只是癡着聽，却不知道已是黃昏時

節了。灶生拍着我的肩說，「你發了瘋？什麼時候了，我們要去了吧？」「我不是發了瘋呀，我是被桃柳的爭妍，和女人們唱着美妙的歌兒所醉了。」

舟子於是打着燈慢慢蕩着，小魚們因為燈子的驚動，使他們不安于覓食了，個個都向着這深裏射進去，船總是慢慢的前進，但我實在舍不得這再自然也沒有的情景，所以我總是伸着頭四面的瞻盼，與側耳的細聽。船兒終於蕩到埠頭了，我們上了岸，身子頓覺異常的輕鬆，大有飄飄然不能自主之意了。我們假裝酒鬼般歪東倒西的走着，進了城，各自散了回家，我家的晚飯已經吃過了；想必在未吃之前，母親總等我過的，所以她發火了，「蕭條！怎樣到這時才來！」「我們今天因戲又沒有看完，而時光還早呢，所以我們到楊柳莊去蕩船去了。」

母親從月亮地下站起身來，担着一柄輕羅的小扇，一搖一拐的進了廬下去燒飯給我吃，我於是坐着母親的地位，翹起腳來，和乘涼的妹子們談着我今天的事情；蕩船哪，聽着女人們唱着孟姜女萬里尋夫的歌兒哪，這時，把我的妹子引起唱曲癡子來了，和我說，「我也唱一套，你阿聽哪？」我於是又被這嬌媚的歌聲沉醉了，遠遠的聽着母親叫着我的名字，不得

不去吃飯了。現在回憶起來，耳邊還彷彿有人唱着孟姜女萬里尋夫的殘曲。（未完）

小小的梵亞林

听初

那小小的梵亞林呵，別再奏你熱情的曲調了！雖然這不是你的意願。

看長夜沉……沉……漆黑的雲帆兒，在虛寂的太空裏拋定了大錨，秋風悄悄地在海濱飄來，有意無意地給樹葉塗上了微紅的羞澀，芭蕉靜睡在紫欄柵下；這時萬有都怠倦了。

那小小的梵亞林呵，別再奏你熱情的曲調了！雖然這不是你的意願。

看灰茫茫地煙靄裡，萬千的煙霧又在笙穴中，吃力的擁抱着，萬千的淚眼兒，癡睡中強作着歡笑白髮的人兒回到青春的夢裡，獨富幻想的少年緊握着多刺的玫瑰狂吻，而鮮紅的血珠兒不自覺地悽慘地在唇邊流了。

那小小的梵亞林呵，別再奏你熱情的曲調了！雖然這不是你的意願。

看如在懷悔的巉岩，深蘊着悲哀。流水無力而靜止的僵了，鳥兒不再為你同唱，芭蕉不再為你頌首，宇宙緊張在一條戰頭的絃線上，烏雲定了，暴風雨準備來臨，宇宙即將毀滅；小小的梵亞林兒，別再奏你熱情的曲調了！但

你當允許你的主人，翹指一彈；那末你便能在你自己的歌聲裏辭去。

十二，一，一九二五，北京二龍坑。

懷袁永年

永年：

差不多有一個多月沒有看見你了；而聽到你失踪的消息，也已經有一禮拜了。我們時刻在這裡滿懷着希望地祈禱：上帝默佑你平安，而且能於最近給我們一封信。

你大概也能想像得出，如果你還能用你底思想的話：當你底父母，你底親戚，你底朋友，即使和你毫不相干的人，聽到你失踪的消息時，將是何等的哀痛，驚疑，張皇，駭異。呵，永年！你竟這樣的忍心嗎？

我雖然雖然並不是什麼「點頭朋友」，但也不能算是怎樣的知己，因為我對於你底身世知道得很少很少，——簡直可以說沒有，所以對於你這次忽然不見底原因，終究推詳不出，雖然我也會費了多時的思索。

聽說在洪憲時代，像你這樣的失踪，因為不時發生，是沒有什麼希奇的。那時，我想，袁世凱要行使那皇帝底專制威權，對一般無辜的人民，只要有一句話可以疑作有反對的嫌疑的，就不得不採取這種嚇人的手段。但是，現

時評

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

周作人

自由

關於會議之議案
金佛即檢察官
金佛即案到底怎樣？

文文
伯伯

狂進

時事短評
（一）關稅會議
（二）十月二十六日討真義

許玄
伯

明天的運動

傅書通

（於十月十七日出版）

（十月三十日出版）

夢(詩) 七月四日(雜記) 自殺(小說) 夢(舊章)

全平 寶中譯 靈鳳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

契霍甫給哥爾基的信(二) 煉譯

淺草社編輯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發行

訂閱 全年大洋三角六份外埠五角 通信處：北京大學收發課轉 發行處：北京銀閣十九號

今的政府，似乎還沒有那麼凶，雖然他的組織是有些不類民主共和。而且，像你這樣沈默的人——即使你是愛多說話的，我相信，你這初到北京的人，京話也未必就能說得人聽懂。——決不會因此種無妄之災的。這一層，似可以不必過慮的了。

這則也正因為你說京話之不能使人聽懂，於迷失路途之後，回不到你的公寓乎？那恐怕更是我底過慮。你會寫字，如果你不能問路，可以寫地址託巡警代僱黃包車，北京的巡警是決不會拒絕你底請求的。聰明的你，應付迷失路途底環境底能力，一定是綽有餘裕的。

聽說你信成很重，而且我曾經聽見過你要去做和尚的消息，——你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曾半真半假地問過你，經你否認的，——這一回之東京就學交大，恐未必十分高興。你進校以後，我似乎也曾聽你談過，交大辦事之太不認真，教員之常請假，引起你的不快和厭惡。然而，這未必是你失踪底原因，因為這於你不至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大問題，就是小問題也夠不上，學校不好，是可以換的，至多也不過當你想對峙引起你一時的不快而已。

聽中道說，他曾經到府右街一帶的派出所去詢問這一星期以來，曾否發生汽車傷人的事件。回答說是沒有。你曾住上海五年，上海報

紙底本埠新聞欄內，每天總有汽車電車傷人的新聞，你一定知道的。不過，我平常想，被汽車軋斃撞傷的人，大概一定是一般所謂的「鄉下曲死」之流；他們從鄉下到都市來，在街上走，有許多我們認為極普通的事物，一遇到了他們，就會引誘他們底目光注視到牠們底身上去，在這時，尖利的車輪聲，猛地把他們底神經震得麻木，再也不能機警地下一道命令，使他底軀體安然避開，如果本來應當站住，他却偏要跑走，於是，這一來，第二天的新聞紙上就登載着「○○路汽車傷人」了。然而曾住在都市五年的你，決不會在車輪下做冤鬼，是我可斷言的；汽車蠻橫，也未必就傷了你，何況北京汽車傷人的慘劇不是天天有的呢。

在這裏，我想起我不知什麼時候曾在不知什麼報上看到過一條新聞，內容是說一個青年學生被暗娼引誘，在暗家裏住了三天，把身邊所有的八十塊錢化完，而至於自殺被救的。像你這樣年青的人，我不能不疑心你也會如那青年學生一般的遭遇。不過，娼妓之引誘人，注意的是金錢。據章君說，你出門時，身邊是僅僅帶了理髮的代價的。對於這種事情，即使心喜，恐也有不能；而且，觀你平日的行動，處處表現出你底意志的堅強。這恐怕又是我底過慮了。

那末，你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你平常相過從的幾個友人處，都去問過了，沒有你的踪影。被劫而至殺害嗎？像你這樣的服裝樸實，暴徒未必會把你當作有錢的人；而且他們的目的也不過是金錢，只要你乖乖的傾其所有給了他們，生命是不會有危險的。自殺嗎？因為對於你底身世，知道得不多，我不曉得有什麼原因能使你至於自殺，不敢絕對的說不會發生這種慘劇。然而，離開自你不見後以至於今日的新聞紙，在所謂本京社會新聞欄內，一天一天地看過去，雖然也能找到幾條自殺案，但裡面報告的死者底容貌服裝是和你不相像的。我終於不明白，還是你不會自殺，還是新聞紙的消息不靈通。

不幸的，一本陳年賬簿已經被蛀蟲蛀得依稀模糊認不清楚了。六七年以前，在縣立中校裏，我正被他們叫「小鬼」叫得起勁的時候，我認識了你，後來你又轉學到上海去了。不過一直到今夏，留在我腦中的「袁永年」三字，終於沒有忘記，雖然音容已經想不起來。「袁永年」三字之能如此使我有深刻的印像者，固然，也有一半是因為你底姓氏，家鄉之對我有特別意義的緣故。

二個月以前，當你和中道等到京的那一天，有人和我說，又新添了三個同鄉，內中有一

